**纵然容或有得闲暇之因戒律清净，然而得圆满之因施等善法，譬如上供三宝，下济贫穷，随其所有给了多少，于自相续审察的话，这也难得。**

接着要考察，真正做到得圆满之因概率也很小。假使有持戒清净得闲暇的因，以持戒得了总的闲暇之身，再看这上是不是具足各种修法的圆满条件呢？那就要看过去做过什么业。人身是总报，上面的各种显现是别报，这些都是由业决定的。如果做过很多善行，而且业是纯善的，那这个人身会很好，一直在好的内外因缘摄持下不断地安稳修法。如果善恶夹杂，甚至恶业多，那会很不顺利，出现境上、身体上、心理上的各种恶缘。只要业风一吹，人就不知道去哪儿了，或者烦恼一起，就会颠倒堕落等等。可见很不容易。

现在要检查：得修法条件的圆满因——上供下施、恭敬柔顺、博爱利他等等，自己做过多少呢？比如布施这一条，真正诚心供养过三宝吗？可能你心里根本没有三宝。很多人受唯物论影响，尤其年轻一代，对三宝的诚信很差，对自己的供养却非常大、非常讲究。如果问他：什么是法宝？就是书嘛！什么是佛？就是纸的像嘛！他认为三宝是见不到的东西，供养也可以不供养也可以，根本发不起心来做。老一代的修行传统在逐渐丧失，只崇尚享受、自由妄为等等。这样看来，来世得修法的圆满条件很困难，连供养三宝的心都没有，怎么能遇到三宝呢？

从下济贫困来看也非常困难。根据自己的所有给过多少呢？很难生起利他心，总是自私、狭隘、以自我为中心，连替他人考虑、帮助他人的善心都没有，会有很多人来帮自己吗？不可能。一切都是因缘感召的，如果能放下自己、真心做善行，以这个福德将来自然出现很多护持的力量；如果很自私、只占便宜不想奉献，以这个心就没有福缘，不会出现修法顺缘。自己没修过福德，谁来护持你修道？天天供你吃喝？没有德行怎么成为供养的福田呢？没有德行怎么感召护持的力量呢？没有德行怎么得到善知识摄受呢？由于缺福德，外在没有护持的力量；身体出障难、生病；内心不能安稳，常常处在烦恼狂乱的状态；再者没办法吃苦、一心修道等等，无法落到修法因缘的中心点上。福德就像保护伞，可以使人在修法的路上顺利、安心地前进；没有福德就感觉很惨，事事不如意，不断受业障的牵制。

像这样，仔细检查自己有没有真心去利他，不是看口头或外在行为，要看善心能否发得出来。比如见到饥寒的人，有没有施衣给食的心？见人贫困时，是无视冷漠还是有“人饥己饥，人溺己溺”的心呢？或者对于利他，是否有胜解和意乐呢？还是处处自我表现、满足自我，只想自己有成就感、竞争、显露、想占取呢？如果自我太大，那就不叫善行，凡是善都要利他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。这样去看，得到圆满的因——作清净善法，真心殷重地积资粮等也很少见。

**如果做了护戒、布施等的话，就再审察有没有以清净愿为助缘而连结。**

假使做到了持戒、布施等等，那再看有没有以清净发愿为助缘来连结呢？“连结”，指愿力像一根线能连到所愿处。愿是前驱、引导、决定方向者，缘起上以愿为关键，所谓“诸法唯缘性，枢要在欲心”。如果有清净的发愿，那持戒、修福等就会为愿摄持而在修法道路上实现。

然而检查时这一条也很难。很多人心无大志，没有菩提心愿，念《普贤行愿品》也不是真心去学，口里唱得好听，内在没有殷重心去学，也不思维，也不在心上一遍一遍刻下这些誓愿。心不真就不会起作用，结果普贤愿落于表面，世间愿才是真实的。譬如我要吃、要穿、要实现自我、要积累知识、要得到地位等等，心里全是现世愿，没有法上的愿。

要知道，“耽著现世非行者”。如果不想来世以上，披着佛法外衣，内在想得名利、得到自我实现等等，那就只是现世愿，清净愿就落于虚假了。清净愿是唯一以法为依，有很好的道心，唯一想做法道上的行者。然而现代人出现了很大偏差，不崇尚道心，在千万人中也很难找到一个有真实道心的人。很多人都是虚假、骄狂、以自我为中心、想实现佛教名利等等，此外没有别的内涵，这就偏离的了缘起的根本点。由无始以来的俱生习气，一心追求眼前的欲乐、名利等，很难想到法上的事。由于没有归依和业果见这两大基础，很难建立起清净愿。这就知道，做每一项善行都以清净愿来结合也很困难，假使有一点也往往落于口头，真正从心里发出来就很少了。这就看到它的难处。

**虽然没有为了得到暇满而特意以清净愿连结，但是如果有以菩提心宝摄持而做的持戒等的真实善法的话，譬如为了秋季的庄稼而播下种子的话，茎、杆、叶子自然就生起那样，缘一切种智佛果的善法的话，现前位中，是自然就成就人天的殊胜所依身的。也就是说，现前位中娑罗树般的婆罗门种性、娑罗树般的施主种性、娑罗树般的国王种性等是能多次得到的。如是需要很细地审察，由思择和止住轮番而修。**

这里再做一点特别说明。虽然没有为了求得来世的暇满而特别以清净发愿来连结善法功德，把它们转向得暇满的方向来实现，但只要以菩提心摄持来行善，以发心的力量，来世自会得到人天的殊胜所依身。什么缘故呢？因为大的能摄小的，菩提心的唯一目的是让一切有情远离苦因苦果，得到正等觉佛果，以这个摄持做善法，假使还要在轮回里受生的话，以它的力量自然会使行者得到很好的修法所依身。

譬如为了秋季庄稼丰收来播种，庄稼丰收是最终的果，虽然没有想在过程中得到茎、杆、叶等等，但由于播了种子，有了能生果的缘起，中间的茎、杆、叶等自然生起。同样，为了得到一切种智无上佛果来行善，从行者当下直到得佛果之间，这个善根都成为实现无上果位的因，以此，中间各方面好的状况都会发生，因为这个种子是得最好果实的种子。虽然行善时没有特别为了来世得暇满来发愿，但是有三殊胜，以菩提心摄持，有很好的回向，那在现前位或暂时位中也会出现人天善妙的果。像娑罗树一样婆罗门的种姓、施主的种姓、国王的种姓等都能得很多次，这些都是帮助修行的。婆罗门种姓是修道种姓，一心在道上走，施主种姓很有福报，财富圆满，国王种姓有权势，总之，福德、权位、修道条件等方方面面的因缘都会出生。这三大种姓代表出世的修道、世间的财富、权势，有了这些当然是非常好的修道身依，而且会辗转不断地得到。

就像播下了能成就圆满庄稼的种子，由于种姓势力的缘故，在这个过程中，茎、杆、叶等都会繁茂地发展出来，以大能含小、以圆满能含部分、以究竟能含现前，就是这个道理。这样我们就放心了，关键每一次要以菩提心来摄持行善，即使没有无伪的菩提心，造作的菩提心也要发一发。

**如是善加思维的话，“前世作何业，当视此世身”，因之是由宿世多积福德而感得此生殊胜身所依的。而“来世生何处，当视此世业”，对此阿沃仁波切说道：“牧民能喝酸奶、农夫能吃饼子的地方，来世决定生不到的。”**

这是让我们思前想后，百倍珍惜此次难得的机缘。这只有一次，不要幻想很多，往前想就知道来之不易，往后想就知道失去了不会再得，所以要想：只有这一次了，能不能出去就看这一次，能不能得到永久利益就看这一次，这是永苦永乐的分界点。

怎么思前呢？从缘起上想：我这一世得到这么殊胜的身依，从果上比较，在无数恶趣有情里才出现零零星星的一点人身，在无数人群里才出现星星点点几个暇满身。既然我的暇满身是众生中的珍瑞，那当然不是简简单单得到的，决非偶然。前世必然在多劫中积过很多福德善行，在佛法里做过很多发愿、承事、修行等，才出现这一世宝贵人身，就像到了宝洲，又像昙花一现那样来之不易。

从自身个体而言，就像那只盲龟，无数百千亿劫中难以得到一次这样的机缘。从整个众生界来说，在尘沙般的有情中，只出现纯金似的几个暇满身，这么难得当然要珍惜。就像《道次第》所说，那个老人听说玛卡喀的庄严雕房再次得到了，祥瑞再次出现了，感到无比欢喜。我们今天得到极难得的暇满身，一定要好好珍惜。

从未来方向看，来世生到哪里要看此世的业，这一世没把握好的话，来世不要想再得这样的身了。阿沃仁波切说：牧民能安安心心吃酸奶、农民能安安心心吃饼子的地方，来世决定生不到。意思是，这么安闲、舒适、惬意、自在的人身，不必去干什么，也不受地狱、饿鬼、旁生等大苦的逼迫，是很难得的。顺治皇帝也说：“百年三万六千日，不及僧伽半日闲”，可见，出现有清福能安心修法的境况实在太难了，因为我们造恶特别厉害，内心非常难把握。这句话是要点醒我们，如果不争取，不要幻想来世还能得暇满，所以只有这一次，如百年一饭，一定要珍惜。

**对于现在这样的暇满，须要思维因门难得的诸道理，而于暇满摄取坚实。**

像这样，如今得到暇满时，要思维因门难得的很多道理，发起必须以暇满身来摄取心要的欲乐，这叫做“取心要欲”，它是修暇满的关键处。

由因门难得的诸多道理，可以结合《菩提道次第广论》中的教授来修习。譬如想，现前善趣的人等，多数在行持十不善等恶业，死后要去恶趣。再者，对菩萨起一个刹那的嗔恚，尚且要经劫住在阿鼻地狱，何况自相续里有往昔多生造的众多恶业，果没现前，也没有以对治摧坏它，怎么能不多劫住在恶趣呢？再者，如果能决定净治过去所造恶趣之因，防护新造，那善趣也不是那么难得，但能这样做的实在太稀少。如果没有这样修，那决定要堕恶趣，一入恶趣就不能修善，只是不断地起恶念、恶行，多劫之中连善趣的名字都听不到，因此极其难得。要像这样，思维现前有多少人造了得暇满的因？又有多少人在造堕恶趣的因？往昔多生中积集的恶趣因有多少？净治过多少？一堕恶趣就落在恶性循环里，怎么转得出来？这样思前想后，就看到能得暇满的因实在太难得，这叫“由因门难得来作思维”。

思维后要知道，这一次得暇满一定要珍惜，要用它来摄取大义。一定要发起这种心，有了这个心才会珍惜，想到人身实在太难得了，唯一要用在修法上，一旦失去不会再拥有了。思维难得后，发现这太难得了，失去后不可能再得到，这样来发起百倍珍惜的心。而且，要细化到每一年、每一月、每一天的暇满时光上想：太难得了！今天一天的清闲多么难得，一失去就不会再出现，这比无数资产还难得，一天的闲暇光阴超过了多少亿资产无数倍！

这么想后就不肯浪费，一定要用它来摄取大义，这种欲会发出来。当这个欲强大到一定程度时，就不想用人身做无意义的事，决定要修法。这时就开始建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了，开始唯一想用人身去修法，摄取法上的大义，不愿再用人身宝去盛粪便般的现世法、轮回法、恶趣法了，这就开始步入法道了。所以，暇满是第一修行，它是最初入门的关键建设。一旦有了它，就一心想用人身来修法，不想浪费时间，做愚痴、造恶的事了。

**现今的诸经忏师们无任何生圆境界，而整天空念仪轨，在长出一指节长绿毛的烂食子上倒入药汁后，眼睛像眨星星一样，眨来眨去地念“以无坚实取坚实悉地，嘎雅色德嗡……”如此无有任何实义。是故，在暇满之身——具有三十六种不净物为自性的此身之上，设若摄取坚实——正法实义的话，它是“嘎雅色德嗡”，亦是“瓦嘎色德阿”，又是“之达色德吽”。**

这一段说明了形式的虚假，教诫应摄取实义或心要。先提到藏地的现象，很多念经师们没有生圆次第的境界，整天空念仪轨，尽做表面的事。在一些长出一指节长的烂食子上倒入药汁，眼睛像星星眨眼一样“咕噜咕噜”地转来转去，口里念着“由无坚实取坚实悉地，嘎雅色德嗡”等等，像这样没有任何实义。意思是修心重要，形式上可以装出修高法、境界很高的样子，但心里没有的话，只不过是习惯性地工作，甚至夹杂名利心，这样没有任何实义。就像阿底峡尊者所说，如果没有无伪的出离心，严持三律仪也成了轮回之因；如果没舍弃今世，一切所作仅成今世活计，根本得不到来世以上的果。

缘起只在心上，等起尤其重要，修暇满要发展出第一分取心要欲，真正决定要去修法。明白了暇满的体性、难得、义大等，发展出真实的胜解和欲乐，想珍惜此番人身，之后善心就出来了，想：虽然这是有三十六种不净物像泡沫一样的身，但实在极其难得，在缘起上极罕见，是多生修很多善行资粮的果，一定不能空过。然后想：用它能干什么呢？三菩提的果都能求，现前和究竟的义利都能做，道上一分一分的功德都能在心上发展出来，此生是得解脱、还归法界最重要的时机。这样猛利地触动善心后，就想：我绝不能让暇满身耗费在无意义的事上，一定要用它争分夺秒地来摄取大义。

这样发起善心后就有了道心。在总的道心基础上，有了想摄取人天义利的欲，会出现人天道的善心，有世间善道的内涵；如果了知世间都无意义，想求解脱轮回的果，摄取解脱道的义利，这就有了出离心，有出世间道的内涵；如果想：不光我一人要解脱，无量的母有情都堕在苦海里，我不能坐视不顾，一定要把诸有情都安置在永离诸苦、恒享大乐的正等觉果位，想摄取自他一切众生最真实、最究竟的利益，这种取心要欲是菩提心，有了大乘道的内涵。

总之，从珍惜暇身、想用它来修法这个总的善心中，将出现外前行、内前行、大圆满正行，乃至成就后的无边智悲事业，它是总根子，也因此，暇满的修法将配在往后任何一段修法上。在唯一用此身成办大义的善心驱使下，我们会真正入到每一分修法、每一种法行中。你会一心想摄取心要，做有实义的事，不想愚弄自己，做外表高高大大、没有任何内涵的事，或者用佛法来求名利等等，这些就不想做了，只想真正地修心。

这里龙多上师用强烈地对比来显示：像那种没有心，口里念“以无坚实取坚实悉地”（这本来是暇满法道的要诀指示，然而心中没有一层一层修量的缘故），只是眼睛眨来眨去、口里徒诵仪轨，这样装模作样地表演、做形式化的事没有任何实义。因此，我们得到暇身时要摄取坚实——正法的实义。如果这样做，那它既是“嘎雅色德嗡”，也是“瓦嘎色德阿”，也是“之达色德吽”，这才有了真实义。

这是过去几百年前的藏地，一些披着佛教外表的世俗情形，今天我们感觉在笑别人，实际自身只是换汤不换药而已。我们也是做各种形式，念着什么、敲着什么，自以为在修高深的法，实际一分道心都没发展出来，最后就成了仪式化、习惯性的事。由于没修心的缘故，心里最贪的还是名誉、地位、享受等等，说到“利养”，因为是老词，很多人以为不包括自己，其实利养就是指享受。像这样，在心的中央占据最大份量的是我要享受、要名誉、要地位等等，以求现世的等起来做，因此空无实义，甚至集下很多以正法来搞世间的大罪业，这是没办法消化的。很多人没有前行修心的基础，很可怜地走无意义的路，甚至走向恶趣。这还是自以为在修行，修高法深法的情况，实际说穿了里面没内涵。

还有一种“新派”的人更糟糕，连形式上的修行也不要了，口里说出很多大狂话，用大圆满、大手印、禅宗等高深的佛教名词来伪装自己。他们不像古代藏族经忏师那样，眼睛咕噜咕噜转，做着习惯性的动作，在信众前修法、念各种殊胜文词来显示自己，但口里同样会说出各种好听的名词，菩提心、空性、大圆满等，也会做各种劝化，好为人师，总想给别人滔滔不绝地讲教言，实际只是想得一些名誉赞叹、自我实现而已，这样做也没有实义。任何不具修心内涵的事都没有实义，而这些都可以装，可以表演，可以做出很多。

像这样，我们应该警醒：我拿这个身在取坚实义吗？是真实的修行还是在骗自己？是想求解脱，还是麻醉自己后自诳诳他？是认识到自己的颠倒想改正？还是在用佛教庄严的词句来蒙蔽自己，表演成修行好的人或者有成就的人？等等。一定要从这里转弯，知道目前修心最重要。修了心再做这些就是殊胜的佛法；如果不修心，心里有毒的缘故做这些全成了毒，或者由于心是空的，做这些基本空无果利。

如果我们在这个点上没辨清楚，那会从初一错到十五，这样一直蒙骗过去、假装过去，或者只是习惯性的行为也不想什么，处于无记的状态混过去。像这样，在佛教里也会有生活方式，会有怎么过好这一生的想法。其实，所谓过好这一生，无非是活得舒服、有名誉、有赞叹、有地位、有知识、有显示度、能表现自我、实现自我欲望、实现事业心、实现尊荣感等等，这一套全是世间八法、求现世，只是伪装得特别好，让人看不清而已。

**是故，在此生的这个所依身上，出现了上行下行的分界点，犹如马为铁衔所转般，或者绑牛绑盐的譬喻那样，取苦乐何者的开端现在就掌握在自己手上。**

因此，认识人身的意义后，就知道在此生这个身依上出现了上行下行的分界点。也就是，落在其他非暇之处并不出现绝对的关键点。譬如落在恶趣，千生万劫中一直下行而无法出头；落在天界，整天放逸度日，或者在无意义的空白态中度过等等。这些都不出现能上行的关键，唯独在暇身上出现了这样的分界点。

什么缘故呢？我们知道，因缘给予人类充足修法的可能，包括内缘的身心、气脉、智悲的潜能，外在的佛法传承、教典等，只有人类容易契入修法。这些内外因缘综合起来，发现的确是缘起的关键点。如果把握好此因缘，就可以即生得到很大升华；如果没用好，由于人类的智能大、心力强，也会造下极大量的恶业，成为在千生万劫中坠入恶趣的因。

这种情形就像一匹骏马被马口衔所转。如果以缰绳把它牵向西方它就往西方奔跑，牵向东方就往东方奔跑，由于马的奔驰力很强，一下子就会到达目的地，因此，往东行往西行的关键点是牵马的辔头。或者像绑牛绑盐的譬喻那样。藏人用牛驮盐巴运往某处，最开始就要绑好，如果一开始没绑好，驮大量的盐上坡下坡时就很难控制，搞得一路非常辛苦。比如牛背上的盐没驮稳、倾斜、翻来翻去，上坡时盐就会往下落，下坡时盐会往下冲，结果搞得非常累，一路都苦恼。如果主人一开始就把盐巴很安稳地放在牛背上，绑得很好，知道该放在什么位置、绳子怎么绑、怎么系牢等等，这样上行也没事，下行也没事，一路都安稳。因此，一路安稳还是苦恼的开端就掌握在主人手上，他没搞好的话，一路颠簸、费尽周折；如果弄好了，那后面一路顺畅。

**也就是说，如果想持住安乐的开端而做一个圣法之善的话，下半生比上半生更快乐，中阴比下半生更快乐，来世比中阴更快乐，之后是从安乐趣入安乐。**

像这样，我们今生到了苦乐的关键点上。如果想抓住安乐的开端，做一个圣法之善的话，那的确走上了一条平坦、顺利、有前途的路。意思是要做圣法的善，我们处在错乱中，一定要向圣法——道谛和灭谛归投，去掉由无明力产生的一切惑业苦，这个方向对了，一分一分去走，那决定从安乐步入安乐。

譬如想：我这一生要修法，只有修圣法的善才能握住安乐的开端。像这样，从下士人天乘的正法开始，修中士道的四谛法、上士道的六度四摄，乃至金刚乘的法等等，这样一路进去的话，由于法是安乐之源，是佛以一切种智给我们指示能成办现前、究竟利乐的道，只要去修，决定会一层层地去掉颠倒力量，从而脱离苦恼，越来越安乐。由此，这一生献身于正法的修持的确会越来越好。这里说道：按这一条路去走的话，下半生会比上半生更快乐；中阴会比下半生更快乐；后世会比中阴更快乐，这样就从安乐走向安乐了。就像马走上正道后，一路长驱直入，会越来越宽广、越来越安乐，我们一定要选择这条安乐之路。

**《入行论》云：“骑菩提心马，从乐而趣乐，有智谁退怯？”**

《入行论》说：骑着菩提心的骏马从乐而趣入乐，智者谁会退怯呢？菩提心就是让自他一切众生远离一切苦因苦果，而安置在无上正等正觉的果位，没有比这更正确、更直接、更彻底的路了。因此，我们应抱定决心，要走的就是让自他一切迷失在轮回中的有情重返法身本位的路，这是最究竟、最安乐、最光明的路，此外都是迷失的路。我们在缘起上认定，有了这样的心后，就应该用暇满身去摄取大乘道的实义。

**又云：“福令身安乐，智故心亦安，利他出生死，悲者何所厌？”**

《入行论》又说：我们要走的大乘之路，是福智并运、以利他为重的道，具悲愍者哪里会厌离呢？在广大的利他行中，由于福德，会使自己的身很安乐，由于智慧，会使自己很安心，在拔济众生出生死的伟大利他事业中会成就自己，具悲愍者哪里会舍弃有情，厌弃最具意义的道路，去取自私自利的路呢？因此，会发愿生生世世永无疲厌地行持大乘道。

要知道，福慧双修是正义的路线。福表现在行为上心很善，做善行后身是安乐的，将拥有财富、人缘、资具等各方面的福乐；智表现在见上契合实相，不颠倒妄为，以此心是安的。有了智就不妄动，有了福会源源不断地出现各种受用、资具、顺缘等等，要福慧双修来完成佛道。

**是故，由有现福德资粮而身乐，即得到具足种姓、功德、财富之果位；由证无我慧而心乐，即经由现见一切诸法胜义离戏及世俗如幻之自性，而将远离轮回一切苦之怖畏故，将会快乐。**

因此，由有现的福德资粮身体乐，也就是将得到具有种姓、功德、财富的果位；由无现的智慧资粮——证无我的智慧，心是快乐的，也就是见到万法胜义中离戏，没有要缘的此法彼法的戏论，所以直接放下，世俗显现只是幻相，现而不可得，虽然在错乱习气消尽前还有妄相，然而做一切时不著相，由此就远离了轮回一切苦的怖畏，心会很安乐。

总之，发出行为时全是利他，这是福，由于是善业的缘故，会得到身的乐——环境、眷属、根身等的安乐；以智慧心不妄动，没有迷惑、执著、苦恼，时时安宁喜悦，就得到了心的安乐。像这样，按照福和智两个要点来走，的确会越来越安乐。这就是暇满身应该摄取心要的地方。

**如若想揭开苦之开端的话，主权也在自己手上。也就是说，一向做恶法的话，下半生比上半生更苦，中阴比下半生更苦，而来世比中阴还苦，随后是驰行漫无边际的恶趣故。因此，在此世的这个所依身上，需要摄取正法之心要。**

从另一方面来看，如果想揭开苦的开端，主权也在自己手上。人身造恶的能力很大，能起狡诈、虚伪、阴谋等各种恶心，使用各种造恶手段，由此会拉开往后无边际时间里堕入恶趣辗转受苦的序幕。在人身的分界点上，想作恶也特别有能力。猪、狗等旁生的心识活动能力小，最多为了争抢食物、保护自己、求取异性等造一些罪，但造不出更多更大的恶业。然而人的心一旦用坏了，虚伪狡诈、说谎行骗、做杀盗淫妄，各种大面积、高强度的造恶状况都可能发生。像这样，如果自己去造恶的话，那罪业的量会非常大，速度特别快。

人的上半生主要由前世业力决定，到了下半生多数受上半生的影响，如果上半生造的恶业重，下半生就很苦；死后到了中阴更苦；再往后堕入恶趣，那真是苦不堪言；随后奔走在无边际的恶趣苦海里，无法脱出。如果走错方向，选择造恶的话，那人身的确是堕入轮回深底的坠石。因此，人身用好了是解脱船，用坏了是苦海锚。用好了能在一生中积聚无量的福慧资粮，得到解脱、成佛的殊胜果位；用坏了非常悲惨，将堕入不见边底的恶趣深渊。

这样正反面思维后要发起决定：在此生的所依身上要取正法的心要，不去取无意义的事或者剧毒般的事，而是要取到真正有利益的圣法坚实之义。这一生一定要用来修法，日日夜夜修法，只有修法有利益，此外做什么都是自我毁灭、自我损伤、自我荒废。像这样发起决定。

思考题

1、由因门思维难得：

（1）得圆满的因是什么？为什么这也难得？

（2）什么是“清净愿”？怎么做才是“以清净愿为助缘而连结”？为什么以菩提心摄持做善法，自然能得到好的修法所依身？

（3）如何从缘起上思前想后，对此暇身生起珍惜心？

2、为什么这里诸经忏师们的行为毫无实义？自身做过哪些形式化的佛法行为？什么是“以暇满身摄取坚实”？如何区分表面形式和取正法实义？

3、此世做大乘圣法之善往后的结果如何？此世一向做恶往后的结果如何？